

人類的經典

20世紀

紀登斯現代社會論叢

*Modernity and Self-Identity:
Self and Society in the Late Modern*

現代性與自我認同

晚期現代的自我與社會

安東尼·紀登斯 著

趙旭東、方文 譯

黃瑞祺 審定

如何建立「自我認同」永遠是人類的重要課題，而社會習俗和秩序發展變遷勢必影響這個過程。因此唯有認真面對「現代性」的本質才能找到和理解建立「自我認同」的邏輯架構。

中央研究院歐美研究所研究員 **黃瑞祺** 專文導讀

方式交織在一起。事實上，現代性的顯著特徵之一在於外延性和意向性這兩「極」之間不斷增長的交互關聯：一極是全球化的諸多影響，另一極是個人素質的改變。而本書的目標就是要分析上述這種交互關聯的實質，並且提供一套用來思考這些問題的概念性詞彙。……

本書突顯的重點在於關注自我認同的新機制的出現。這種新機制，一方面由現代性制度所塑造，同時也塑造著現代性的制度本身。

本書提供了心理學上所缺乏的連結性，於紀登斯在現代性社會學上的實質研究主體中……豐富且慎重的……此外，他的辯證研究提供了對商業和工業規則的侵入和造成的迷惘，這相互之間的連結關係，有多方面的洞悉。

——《新政治家與社會》（New Statesman and Society）

在本書中，紀登斯回返到人格、心理，以及人性本身。這是令人高興的，且確實是一項知識上的進展，有這樣的社會理論家以其高水準而重新恢復一度是中心但卻長久被忽視的研究：人格與文化、角色與社會，特別是何為當代生活中，理論家非常嚴格意義下的真實現代人。

——Dennis Wrong，紐約大學教授

人類的經典
(二十七)

現代性與自我認同

晚期現代的自我與社會

安東尼·紀登斯 著
趙旭東 方文 譯 王銘銘 校
黃瑞祺 審定

Original Title "Modernity and Self-Identity: Self and Society in the Late Modern Age"

Copyright © Anthony Giddens 1991
First published in 1991 by Polity Press
in association with Blackwell Publishers Ltd.
Through Bardon-Chinese Media Agency

人類的經典 (二十七)

現代性與自我認同——晚期現代的自我與社會

作者 安東尼·紀登斯 (Anthony Giddens)
譯者 趙旭東、方文
審定者 黃瑞祺
系列主編 龐君豪
責任編輯 譚鍾瑜、歐陽瑩
封面設計 郭佳慈
電腦排版 曾美華

社長 郭重興
發行人暨出版總監 曾大福
出版 左岸文化
發行 遠足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231 台北縣新店市中正路 506 號 4F
客服專線：0800-221-029
電話：(02) 2218-1417
傳真：(02) 2218-1142
E-Mail：service@sinobooks.com.tw
網站：http://www.sinobooks.com.tw/

法律顧問 華洋國際專利商標事務所 蘇文生律師
印刷 成陽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初版 2005 年 12 月
定價 240 元

ISBN 986-7174-17-8

中文譯稿由 生活·讀書·新知 三聯書店授權

有著作權 翻印必究 (缺頁或破損請寄回更換)

Chinese (Complex character) © copyright 2005 by Rive Gauche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現代性與自我認同：晚期現代的自我與社會 /
安東尼·紀登斯(Anthony Giddens)著；趙旭
東，方文譯。-- 二版。-- 臺北縣新店市：
左岸文化出版：遠足文化發行，2005[民94]
面；公分。-- (人類的經典；27)
譯自：Modernity and self-identity：
self and society in the late modern age
ISBN 986-7174-17-8(平裝)

1. 社會結構 2. 自我(心理學)

546

94021258

左岸丰華——

多采深情的追尋

午後的空氣中凝結著的，是一份亟欲掙脫但又優游沈醉的心情。不解、鬱結、搔首、頓足——怦然心動、展眉、手舞、弄足、高歌；這是什麼樣的心情呵！

相傳 左岸就是醞釀這樣一種心情的地方。

閱讀，是什麼動機下的行為？

思索，背裡隱含著的又是什麼樣的企圖？

是為了取得生活技藝的需求？是出於對生命困惑的自省？

抑或純粹只是找尋舒緩心靈的藥方？

聽說 左岸也是一個對生命及自身存在意義的追尋者。

挫折總是在力所不及處蔓生，

但，也正是在每一次「勉強」克服了困難、跨越了挫折之後，才能體悟到生命所釋放的酣暢淋漓。

閱讀及思索 也正是這樣一種自我蛻變的行為。

恰巧 左岸也有一份不安現狀的執著。

不是熱愛自己生活的人，不會文章有情；

不是那樣熱切地注視著人間世的心靈，

就不會比自己想像中的更沈醉——

沈醉在浩瀚知識的無涯裡。

可喜的是 左岸懷著對知識最純粹敬虔的依戀。

且讓左岸與您一起在閱讀中搔首延佇、隨想於多采深情的追尋裡。

左岸文化

2001

編輯室報告

每個時代與社會，都有特別關心的議題。回應這些議題的思考，在時間歷練、眾人閱讀之後，漸漸就形成了經典。後來者如我們在面對未知時，有了前人的思考，也就不至於從頭開始；如果我們說，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望前看才能看得更遠，正是因為前人的思考構成了巨人的臂膀。

左岸文化推出的「人類的經典」系列，旨在幫助讀者了解構成此一厚實臂膀的偉大心靈，推介對人類社會演進和自我認知上具啟發性和開創性影響力的著作。

當然，「經典」相對意謂著一定的時空距離，其中有些知識或已過時或證明有誤，那麼，為什麼現代人還要讀經典？

人類社會的歷史是條斬不斷的長河，知識的演進也有一定的脈絡。不論是鑑往知來，或覺今是而昨非，都必須透過閱讀「經典」與大師對話，藉由這種跨越時空的思想辯難才有所得。

在二十世紀的科技文明即將邁入下一個新世紀之前，左岸文化事業有限公司整理出一系列的經典著作，希望為社會大眾在面對未來愈趨多元的挑戰時，提供可立足的穩固基石。

為推廣「經典」的閱讀，左岸特別於二〇〇四年推出最新的普及文庫本，期盼各界對「經典」的印象不再囿於厚重，更利於開卷閱讀。

紀登斯現象

中央研究院歐美研究所研究員／黃瑞祺

Polish! Polish! Polish!

—— Anthony Giddens

My formula for success is rise early, work late, and strike oil.

—— Paul Getty

To think differently!

—— Michel Foucault

小引

一九八七年一月裡一個大雪紛飛的日子，我到劍橋大學社會暨政治學系（Social and Political Sciences, SPS）^三報到。在系辦公室遇到一位瘦小的（近乎憔悴的）、不很起眼的人，詢問之下才知道他就是安東尼·紀登斯本人，這是我第一次見到紀登斯教授。他在這一年才升等為教授（當時系裡唯一的一位社會學教授）兼系主任，這是他人生一個重要轉捩點，據他後來回憶，在這之

前有十年左右的時間，他經歷了九次提升等失敗，他自嘲這是空前的記錄（稍後才有人打破這項記錄）^[2]。這或許也是紀登斯現象之一吧！從另一方面而言，也是因為英國教授（British Professor）稀少、地位崇高，升等不易。不過從這裡也可看出他的堅韌性格以及鏗而不捨的行事作風。

紀登斯很平易近人（雖然對陌生訪客有些冷淡），和系裡秘書、工友、學生打成一片，大家都暱稱他為「湯尼」（Tony）。他指導的博士生來自世界各國（當時除了英國之外，還有荷蘭、加拿大、澳洲、台灣等等，後來聽說也有來自中國大陸），他也頗以此自豪。

紀登斯現象

迄至二〇〇一年四月為止紀登斯教授共出版了三十五本書（這些書，已被翻譯成三十幾種文字），發表了二百多篇文章。他撰寫的教科書《社會學》的印數超過了六十萬冊。已有十三本專書評論紀登斯的學說，其中倫敦的 Routledge 出版社出版了一部四卷本的文集專門評論他的學說（Christopher Bryant & David Jary, 1997）。由於世界性的聲譽，他獲頒十五個榮譽學位（包括俄羅斯科學院和中國社科院）。一九八五年紀登斯和友人（David Held, John B. Thompson）共創「政體出版社」（Polity Press），專門出版社會、政治、文化等理論方面的書籍，以溝通英美與歐陸雙方的思想文化為宗旨。這家出版社就位於劍橋的商店街的二樓上，只有兩三間房間。現在每年出書量約八十種，已在人文社會科學領域建立起相當高的聲望。一九九九年，紀登斯擔任英國廣播公司

的講座 (BBC Reith Lecturer)，後出版專書《失控的世界》(Runaway World, 1999)^[3]。他同時也是英國工黨政府的首席顧問、布萊爾首相的精神導師，協助工黨改造。在布萊爾訪美期間，紀登斯曾在柯林頓、布萊爾等人面前演講他的政治理念，備受尊崇。

無怪乎前幾年有人稱之為英國學術界的一個現象了，時至今日可說已成為世界學術界的一個現象了。意即不只是一種學說或理論(紀登斯學)，而且是一種具有文化、社會、政治、經濟等維度(dimensions)的現象了。甚至可以說，他的著作以及研究他的著作的著作(包括各種語文)，和他的著作的各種語文的翻譯，合起來構成了一個相當龐大的產業——紀登斯產業^[4]。他和人學說都值得深入瞭解。我有幸曾跟隨他研究幾年(1987-1991)，得以近距離觀察他，或許可以提供一點背景給有興趣的讀者參考。

倫敦政經學院院長的任命

一九九七年紀登斯被任命為倫敦政治經濟學院(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Political Science, LSE)院長，這個位置與現實政治有密切關聯，經常充當政府的顧問，也常參與社會運動。簡言之，與社會脈動比較親近。當時紀登斯此一新職務的任命在英國頗受矚目，英國報紙都刊登了這個消息，他曾寄給我一些剪報，告知我這個好消息，並請我轉告台灣的媒體。我跟本地的報社聯繫時，編輯和記者都不知道紀登斯是什麼人(可能少數媒體工作者知道他是一位社會學家)，也

不知道他被任命為倫敦政治經濟學院意味著什麼，因而幾乎都未刊登此一富有前瞻性的消息（從現在的觀點來看）。這主要是因為台灣與英國之間的隔閡，一直到陳水扁陣營在總統大選時提出「新中間路線」的策略，據稱受紀登斯「第三條路」主張的啓發，並且在選前受邀到紀登斯主持的倫敦政經學院發表演講，台灣政治與英國政治之間才開始有一點交集，紀登斯及其第三條路在台灣才漸為一般人所知。陳水扁訪問倫敦時台灣的記者才開始認真詢問紀登斯到底是什麼人。

紀登斯接受這個任命一方面固然由於在劍橋適應上的問題，另一方面也由於他一直有某種實務傾向，這由負責系務、辦出版社可以看出。一九九一年畢業前夕我問他最近在幹什麼，他說在寫政治評論，他覺得這比社會理論有趣多了，可以改變世界（大意是如此）。如果撰寫政治評論比較接近現實，那麼擔任政府或政黨的顧問就更直接參與「改變世界」了，也一圓他早年想當公務員的志願了。

家庭背景和教育

倫敦政治經濟學院院長的任命是他的人生的另一個轉捩點，對他而言，這可說是如魚得水了。在這之前他雖然已經是劍橋大學社會學教授以及王家學院院士，這在英國學術界已是最高的地位了。不過他和劍橋大學的社會圈子格格不入，像是個局外人，上述升等的挫折可能只是症狀之一，所以一旦有機會他就毫不猶豫地離開了劍橋到倫敦去。劍橋大學的菁英和其他英國社會菁英一樣，

都是從公立中學畢業，進入牛津或劍橋唸了一個學位，而後進入政府機構、法律界、外交界或其他專業領域。紀登斯的出身完全不同。他出身於北倫敦的艾德蒙頓一個貧寒家庭，少年時曾參加鄰里的不良幫派。他是家中第一位上大學的小孩，對其出身似有不堪回首之感。他在赫爾大學（University of Hull）唸社會學及心理學，獲得優等成績，其後到倫敦政經學院唸了一個社會學的碩士，也是成績傑出。他的博士學位是到了劍橋擔任大學講師以及王家學院院士時才攻讀的。雖然他畢竟也獲得了一個劍橋的學位，不過他的出身、成長過程和牛津劍橋的菁英還是大不相同，這從講話的音調、神情都可看得出來。劍橋是一個世外桃源，風景秀麗，容許人悠閒從容、慢條斯理地做學問的地方，假若你有這種心情，那麼在劍橋會過得很快樂、很享受；但是假如你急著想把學位趕快唸完，或像紀登斯那樣悽悽惶惶、蕭不暇暖，那待在劍橋可就不搭調了。

不過英國社會雖然階層分明，畢竟還是公平的，一九七〇年紀登斯雖然沒有（尚未獲得）劍橋的學位，出身也與劍橋菁英迥異，還是可以進入劍橋任教，只是在劍橋期間適應困難。不過紀登斯在劍橋期間（1970-1997）卻是學術上的盛產期，出版了許多重要著作，除了他的成名作《資本主義與現代社會理論》之外，他還撰寫了《先進社會的階級結構》、一本韋伯政治思想的研究、一本涂爾幹選集的編譯、一本方法論著作《社會學方法新論》等等，應該說他迄今大部分的著作都是在這段將近三十年的沉潛時期所撰寫的。這段時期他也確立了未來的整個研究計畫或方向：

- 一、重新詮釋社會思想史（尤其是十九世紀及二十世紀初期）；
- 二、重建社會科學的邏輯及方法；

三、分析現代社會制度的產生。(下詳) 這個計畫一直延續到現在，可見劍橋時期雖然不甚愉快，在他的思想發展上卻十分關鍵。

治學和教學

紀登斯著作等身，據他自己說主要是由於勤勞。「如果你才智平庸，像我一樣，只要你比別人多花一些時間在你的工作上，而且鏗而不捨，你就能表現出色。」^[5]他教我每天寫一、兩頁的東西，不一定要發表，當作練習也好。我記得胡適之先生也有這個習慣，至少寫雜記或日記。這個要求要持之以恆相當困難，我至今也沒養成這個習慣。他經常對我大聲說「修改！修改！修改！」(Polish! Polish! Polish!)，意即寫論文需要不斷修改，才能寫得好，修改是論文寫作的一部份。不能完稿就馬上丟出來。這些忠告他自己絕對是身體力行。除了勤奮之外，他也承認需要一點運氣，他喜歡引用 Paul Getty 的一句話「我的成功祕訣是早起、晚睡以及挖掘到石油(運氣)」。據我個人的觀察，他不但勤奮，而且是個絕頂聰明的人，具有多方面的才能(多面手)，你看他不論是寫作、教學、做行政工作、搞出版業、當政府顧問等等都做得有聲有色。雖然外表看起來，有時候他也會悠閒地哼起歌來，或者像個美國牛仔，吊兒郎當，逗一逗人，不過其實他是個很認真、苦幹甚至有點緊張的人。走在街上，經常都是行色匆匆，無暇他顧，有時吃一頓飯，最後一道咖啡都來不及喝完就要走了。不過在劍橋時，他每個禮拜都會抽一個晚上(記得是星期四)到 Pub

和同事、學生聚會、談天。

紀登斯擅長寫作及演講。他寫作常會站在讀者的立場設想。例如我的文章草稿給他看時，他常指示某個地方應該擴充（*expand*）（說明或論證）；某個地方應該分段，不要連成一氣，以免讀者讀起來吃力。他很注重文章的結構或比例，要求整篇論文結構完整、各部份比例勻稱，尤其是導言和結論都有它的功能及規格，絕非聊備一格，不可輕忽草率。紀登斯演講（包括講課）好像從不帶隻字片紙，氣定神閒、從容不迫，而且清晰流利，一、兩個鐘頭講下來很少有停頓或重複的地方。

紀登斯曾說他跟傅柯（*Michel Foucault*）一樣，喜歡當「教師」，從教學講課中獲得很多樂趣。他真是一位循循善誘的教師或指導教授，傳統的英國學制是攻讀研究學位（*degree by research*），採取的是師徒制，一入學就被指定一位指導教授，主要是一對一的教導（針對學位論文）。我剛入學時，他每個星期都要約見，到了第二學期每兩個星期約見一次，以後一個月一次，乃至於有問題時再跟他約時間。這種循序漸進的方式對新生（尤其離鄉背井到國外學習的新生）十分合適，讓他們能儘快進入狀況。他也不會把最後的標準一下子拿來要求新生，他會運用階段性的目標或標準來要求學生，學位論文的標準最後階段才拿出來，以免把學生嚇跑了。在這期間要求不斷修改，如上文引語。

思想歷程與學說宗旨

紀登斯的著作等身，要詳細講，至少需要一本書的篇幅，他出版的專書目錄請參見本文附錄一；評論他的學說的專書也很多，請參見本文附錄二。本文只能鉤玄提要，有興趣的讀者可以選擇性地進一步研讀。

紀登斯早期（一九七〇年代）主要是重新梳理、詮釋及批判社會學的古典傳統，例如在他的成名作《資本主義與現代社會理論》（1971）中，他把馬克思、韋伯、涂爾幹三大家並列，至今已廣為社會學界接受了。關於馬克思主義（他宣稱他是從事後馬克思主義的分析），他後來有兩部研究歷史唯物論與當代世界之關係的著作：《歷史唯物論的當代批判》（1981）和《民族—國家與暴力》（1985）⁶，三大家中以涂爾幹對他影響最大，他關於涂爾幹所做的工作也最多（參見他的專書目錄）。

再者是援引歐陸現象學、批判理論、詮釋學等的傳統來批判實證論和批判解釋社會學，或總括而言，批判主流社會科學，進而重建社會科學的邏輯及方法。這方面以《社會學方法新論》（仿效涂爾幹的名作《社會學方法論》命名的）一書為代表，此書歸結到社會學的概念及方法應該是一種雙重的詮釋（double hermeneutic）。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之間有重要的差異，社會科學的對象是人，具有理性或能動性（agency），能對其行為進行反思，可能因社會科學的知識而改變或調

整其行爲，這就使得批判性的研究及理論在社會科學中有其必要了。

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之間的差異雖然不是絕對的，例如晚近的批判實在論 (Critical Realism) 就企圖重新統合二者，不過若無視於二者的重要差異，則可能淪爲素樸的實證主義或科學主義。在這方面紀登斯與法蘭克福學派（尤其是哈伯馬斯）、詮釋學、社會現象學（徐志）、語言分析（後期維根斯坦、溫區）等等都是一致的，共同形成六〇年代以來的後實證主義、後經驗主義的思潮。此一思潮是歐陸哲學與英美哲學的某種匯通或融合，紀登斯不但在理論上從事這種匯通融合，作爲編輯者、作爲出版者，他也做了很多這方面的工作。他的「政體出版社」就是以此爲宗旨的。

八〇年代紀登斯透過批判結構主義及馬克思主義來建構他自己的社會理論，在這方面，《社會理論中的核心問題》、《歷史唯物論的當代批判》以及《民族—國家與暴力》等書都是重要里程碑，而終於在《社會的構成》(1984)一書中總結他的結構化理論 (theory of structuration)。「結構化」這個名詞常與社會理論家紀登斯連繫在一起。他在上述之《社會學方法新論》和《社會理論中的核心問題》都曾闡述此一概念。《社會的構成》一書則是系統敷陳結構化理論，試圖解決社會理論中一個懸而未決的問題，即結構與能動性或行動之間，由於過去種種不當之概念化而長久處於對立的位置。紀登斯重新概念化二者，使二者的對立能消解在結構化的動態歷程中。結構不僅僅消極地限制行動，而且積極地使行動成爲可能。例如一項法規不僅規範或限制相關之

行爲，同時也使相關行爲有法可循。人創造了歷史，但絕非隨心所欲，而是受著一定之客觀因素的制約，歷史就是結構與行動之間一種相輔相成的辯證歷程。對於紀登斯而言，最主要的客觀因素就是時間和空間。時空框架構成了社會行動的場景，也決定了社會關係的性質。

九〇年代初期他陸續完成他的現代性的三部曲：《現代性的後果》（1990）、《現代性與自我認同》（1991）及《親密關係的轉變》（1992）。他其實自始就關注現代性的問題，從社會學或社會制度的角度。上述他的成名作《資本主義與現代社會理論》就是從古典社會學三大家的學說中梳理現代性（資本主義乃現代性的核心之一）的問題，他所謂的現代性係指「歐洲大約十七世紀以來出現的社會生活或組織的方式，其後影響到全世界」^[7]。西方的現代性也蘊涵了現代化、殖民化、全球化等擴張趨勢，形塑了當代西方與非西方之間的關係。他不談「後現代」，因為他認為我們並沒有超越現代性，而是處於現代性進一步深化的時期，他用「激進現代性」（radical modernity）或「高度現代性」（high modernity）的概念來描述之。紀登斯特別注重現代性的「反思性」（reflexivity）特徵，他稱之為「反思的現代化」（reflexive modernization）。在現代社會，個人及制度都具有高度的反思性，能反思地監控自身的行爲表現，進而調整自身的行爲，也能反思地取用知識，來調整或理性化自身的行爲，知識（或思想）與行爲之間的反饋關係越來越快速，這使得現代社會變遷越來越快速，乃至有失控的危機。

全球化是現代性發展的結果（紀登斯所謂「現代性的後果」），可能會超越現代性的格局，

而導致難以預料及駕馭的後現代的發展。知識或科學能夠預測及控制知識或科學本身的創發嗎？科學發明本身即內含高度不確定性，建立在科學知識基礎上的現代經濟及社會也因而內含高度不確定性。這即馬克思所說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不斷變革，一切社會狀況不停的動盪，永遠的不安定和變動」，因而「一切固定的僵化的關係以及與之相應的素被尊崇的觀念和見解都被消除了，一切新形成的關係等不到固定下來就陳舊了。一切等級的和固定的東西都煙消雲散了，一切神聖的東西都被褻瀆了」^[8]。馬克思一百五十年前看到的資本主義的特性，現在更變本加厲了，和紀登斯所謂「失控的世界」可以互相闡發。我認為人類有了這一層的思考，即證明現代性的發展不會完全失控。這也是人類能動性的表現。

九〇年代後期以來紀登斯比較關注現實政治的問題（英國的以及全球的），諸如民主、社會福利、第三條路、全球化等等主題。這方面的關注和主張可說是前一時期對現代性之研究的發展和運用。在這方面《超越左派右派》（1994）一書比較早，可說是代表作，企圖在保守主義和社會主義之外，找尋一種激進政治（Radical Politics）的途徑，在歐洲造成很大的影響。而他在台灣可能最廣為人知的一本書——《第三條路》則是一本簡明的政策綱領。紀登斯在這本書中，試圖在老左派（老工黨、古典的社會民主）和新右派（新自由主義，自由市場哲學，如柴契爾主義或雷根主義）之間，找到一條出路。前者在選舉中遭遇失敗而不可行，後者他不能贊同。這個出路就是社會民主的革新或所謂「新工黨」。在此不適宜詳細敘述他的構想，僅引用英國首相布萊爾的一